



名劍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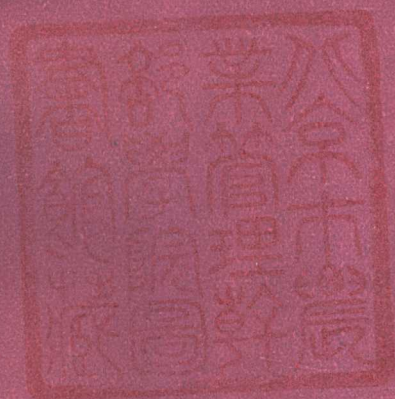
(台湾) 独孤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4.8
322

名剑明珠

(台湾) 独孤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封面设计:秦 龙

名 剑 明 珠

Mingjian Mingzh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华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8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9}{16}$ 插页 2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20

ISBN 7-02-001636-7/I·1427

定价 9.20 元

目 次

第一章	推车汉子	1
第二章	大难题	22
第三章	深访	39
第四章	圈套	50
第五章	夜袭	86
第六章	曙光	114
第七章	黄绫囊	149
第八章	恩召	204
第九章	贺礼	257
第十章	真情	304
第十一章	小香袋	380
第十二章	大阴谋	431

第一章 推车汉子

大晌午天儿，日头能烤出人的油来。

脱光了衣裳，还想能再扒层皮，硬邦邦的黄土路，脚底下有火似的烫。

看这条路上来往的人，戴着大草帽还不住地挥汗，薄薄的一袭衣衫跟淋了雨似的，都湿透了。

热不是，流汗不是，那是别人，有个人就不热，就不流汗！

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不！

修身养性，心如止水的隐士高人？不！

有人遮荫，有人打扇子，或是泡在水里，坐在一方大冰块上？不！

人家是个推车的汉子，卖力气的苦哈哈。

人家也是在这条路上，推着他的车往城门走。

他就不热，别人被太阳晒得咬牙咧嘴，人家眉不皱，眼不闭，气人的是嘴角还噙着一丝笑意。

他就不流汗，别人衣衫湿透、浑身汗流，他脸上一点儿汗星儿都没有！

他身上只有一样，仆仆的风尘。

这位推车汉子，有着一副健壮颀长的身材，头上戴顶宽沿儿大帽，身上穿的是套黑裤褂儿，卷袖子，卷裤脚，腰里还扎条宽布带，脚底下穿的是双草鞋。

典型的苦哈哈打扮。

可偏偏，人有那么点儿不像苦哈哈的。

挺白净、挺白净的一张脸，长长的两道剑眉，黑白分明的一

双星目，高而挺的悬胆鼻，不薄不厚、嘴角微微上翘的一张嘴，这模样儿，简直就像京城里害得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儿茶不思、饭不想，到了夜晚睡不着觉的那位戏台上的名武生白云飞，哪像个苦哈哈。

再看那露着两段手臂的一双手，健壮是够健壮，可是白净细嫩赛过大姑娘藕棒儿的粉臂，吹弹欲破的玉手，哪像个苦哈哈。

可偏偏，他就这么一身苦哈哈打扮。

再看他车上，左边，是两个乌黑发亮的小坛子，肚儿鼓鼓的，壮汉的拳头都比它大。

右边，搁着个布包，三尺来长的一个布包，细细长长的。

除此而外，别无长物。

这又哪像个苦哈哈。

不像归不像，可没人留意他。

这当儿大太阳底下，谁都恨不得肋下能长翅膀赶路，赶紧回到家里，或是找个凉快地儿坐下来喝碗凉水，解开扣子吹吹风，谁有心情注意他？

路上是没人注意他。

可是一到城门口儿就不同了。

今几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城门口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九门提督辖下的步军，平常守城门了不起八个，外带一个小小的蓝翎武官。

今几个不是，硬是多了一倍，站了十六个，武官除了两个蓝翎的以外，还多了个红顶子的，另外，往里还背着手站着个瘦老头儿。

瘦老头儿归瘦老头儿，太阳穴可是高高鼓起，两眼也炯炯有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还是个好手。

十六个旗勇全闲着，正在监查进出，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可没一个提不起精神，没一个敢偷懒。

推车汉子刚近城门口，那个红顶子武官就盯上了他，两眼透

着狐疑，眉毛往上一掀，就要过去。

瘦老头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身边，伸手一拦，冲那推车汉子眨了眨眼：“过来！”

推车汉子还一脸的茫然：“您——叫我呀？”

“废话！”瘦老头儿脸色一沉：“不是你还有谁？过来！”

“是，是。”

推车汉子答应两声，忙推着车过去了，从十六名旗勇中间过去的。

既是瘦老头儿叫他过去，还会有谁监查他。

许是推车汉子模样儿不像苦哈哈，实际上真没什么，瘦老头儿问了他几句，谁也没听见都问了些什么，然后就摆摆手让他走了。

于是推车汉子推着他那辆小车进了城，京城。

顺着前门大街前走廿来丈，东拐，街口有家客栈，招牌挂的是“京华”，推车汉子就在“京华客栈”门口停下，把车往墙根儿一靠，左手托着两个小坛子，右手拿起细长的布包，迈步就进了客栈的门儿。

伙计带路进一进后院，要领他上东屋。

推车汉子摇了摇头：“嗯！我要二进、上房！”伙计一怔，疑惑地拿眼在打量他，不知道是信不过他这个人，还是信不过自己的耳朵。

推车汉子一咧嘴，笑了，好白、好亮、好整齐的一口牙！

他没说一句，可是伙计定过神，就带他往后走了。

进了上房，送茶、倒水，伙计尽管不带劲儿，可没白忙，临出门，手里多了一块白花花的银子。

这下伙计乐了，精神也来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下了，不怕收不到店钱了。

搁好东西洗把脸，推车汉子把手巾往水盆里一扔，不知道是

跟谁，说了一句：“您还真不让我闲着，连喘口气儿的工夫都不给。”

话刚说完，门开了，走进个人来，正是刚才城门口儿盘问他的那个瘦老头儿。

瘦老头儿眉头皱得老紧，进门就埋怨：“小七儿，你是怎么回事儿，这身行头，这身打扮——”

推车汉子抬手拦住了瘦老头儿的话：“五叔，这身行头，这身打扮，可是您交代的！”

“可是你的脸、手、胳膊——”

“那没办法，天生的，要怪您怪我爹我娘。”

瘦老头儿眼一瞪：“小七儿，我把你调来，是让你来气我的？”

“谁说的，您瞧！”推车汉子转身已把两个小坛子托在手中，笑问：“这像是气您吗？”

瘦老头儿道：“这是——”

“特地从家里给您带来的，您最爱的。”

瘦老头儿直了眼：“十里梅香？”

“您以为是什么？”

瘦老头儿疾快如风，劈手一把抢过两个坛子，一个夹在胳膊窝，腾出一只手，拍开一个坛子的泥封，“咕咚”就是一口，满屋子酒香，还带梅花味儿。

“乖乖，可没把我馋死，什么烧刀子、二锅头、绍兴、茅台，去他的，赶明儿全扔进护城河里去。”

“这能算气您吗？”

“你小子别得理不饶人，这只能算像点儿话，还得罚，罚你晚上上家里陪我喝两盅。”

“您让我来，就是为陪您喝酒的？”

瘦老头儿脸色一整：“这儿不是谈正事的地方，晚上家里去，我让玉姐儿烧两个拿手菜等你，我走了。”

瘦老头儿说走就走，快得像一阵风，人不见了，满屋子还飘

着酒香。

推车汉子笑了，往炕上一躺，两只手当枕头，眼望着顶棚，笑着，笑着，突然不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脸乌云似的阴霾。

日头刚偏西，“鸽子胡同”两扇小红门前来了个人。

看人，像那推车汉子，可是看行头，看打扮，全不是那回事儿。

一件白府绸的长衫，一条乌黑发亮的发辫，脚底下是双雪白的薄底快靴，手里头多了把玉骨描金摺扇，十足的风流潇洒公子哥儿，哪是那推车汉子。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四下里略一张望，见胡同里静悄悄的没人，左手撩起长衫下摆，微一弓身，人已经上了墙头，往下一飘，人就不见了。

院子虽小，厢房、上房一应俱全。

公子哥儿一近东西厢房，也不往上房走，往右斜身，轻快得像一阵风，从上房屋角往后而去。

刚绕过屋角，就听见一阵银铃似的小调儿声，从靠后一间屋里传了过来。

同时传出来的，还有铲子、锅相碰，菜下热油锅的炒菜声，但是炒菜声掩不住银铃般的小调儿声，即便是个饿了三天的人，也不会觉得炒菜声比小调儿声来得悦耳。

公子哥儿轻轻地挨过去，挨到门边儿探头往里看，他看见——

是厨房。

厨房里有位大姑娘正在忙，只看见了背影，可是只看见背影就够了。

乌油油的一头秀发，没一根跳丝儿，一条长长的发辫，拖到腰际摆动着，刚健婀娜的娇躯上，裹着不宽不窄正合身的白底碎花绸裤褂儿，脚底下一双绣花鞋，衬饰工绝。

窄窄的袖子卷着，露出嫩藕般两段粉臂，玉手里拿着锅铲儿，嘴里正哼着小调儿。

小调里少不了哥呀妹的，人家姑娘刚哼一声“哥呀”，他可恶地硬接了一声“妹呀”。

接这一声不要紧，眼前乌光一闪，锅铲子带着热油星儿飞了过来。

他算躲得快，容得锅铲子擦耳而过，抬手一把抓住了铲子把儿。

这儿刚抓住，厨房里姑娘又抓起菜刀转过了身，一排整齐的刘海下，是美煞的杏眼桃腮。只见她微一怔，旋即圆睁了杏眼：“怪不得你敢跑这个门儿来做贼，原来你有两下子，瞎了你的狗眼，你也不看清这是谁家？”

姑娘带着一阵香风扑到，手里的菜刀当头砍下。

他也快，一扬锅铲子，“当”地一声架住了姑娘的菜刀：“姑娘，锅里的菜糊了。”

恼人！

“碍不着你的事儿！”

姑娘一翻皓腕，菜刀顺势劈下。

他一沉腕，“当！”地一声又挡住了。

“这儿是‘巡捕营’白五爷的府上？”

“你的狗眼没瞎，狗胆忒大了！”

姑娘收腕递刀，刺了出去。

他一转铲子，铲子头恰好封住了刀尖。

“姑娘做菜是为晚上款待客人？”

“有青菜没肉，割你几块下锅！”

姑娘刷、刷、刷又是三刀。

他脚下一动没动，也没用铲子封架，只上身移挪，一连躲过三菜刀，潇洒、从容、还漂亮。

姑娘怔住了：“你很有两下子。”

“岂敢，五爷的‘十里梅香’送回来了吧？”

姑娘猛一怔：“你——”

“打‘口外’来的，承主人盛情，邀宴晚上，可是我想看看儿伴玉姐，所以早来了一步。”

姑娘手一松，菜刀落了地，满脸是惊喜：“你，天楼哥？”

“我姓龙，全名叫龙天楼。”

姑娘喜极三不管，扑过去伸粉臂就搂个结实。

“哎哟！玉姐儿，菜糊了。”

真糊了，闻见了糊味儿。

姑娘猛定过神，羞红了娇靥，连耳根子都红了，急转身一阵风扑进厨房，端锅、灭火，还是慢了一步，菜糊了。

姑娘她带着满脸的羞红跺了脚：“看！看！天楼哥，都是你！”

这位天楼哥看了看一锅倒有半锅黑焦的菜，也傻眼了，直说不出话来。

姑娘玉姐又娇嗔道：“人家听爹说你来了，有心做几个好菜给你接风洗尘，偏偏你跑来——你好可恶！”

说着，说着，姑娘的眼圈都红了。

这位天楼哥大吃一惊：“玉姐儿，别生气！——”

“我怎么不生气，一听爹说你来了，提着篮子就往菜市跑，买回菜来连摘带洗忙乎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刚下了锅，做得好不好，是我这点心意，如今这心意全让你——”

话说到这儿，姑娘她竟然掉泪了。

这位天楼哥大急，忙陪笑脸：“别掉泪，好玉姐儿，你知道，我自小就怕这个，算我没口福，都怪我爱逗，其实，我倒是挺喜欢吃糊菜的。”

这位天楼哥的原意，是想安慰姑娘，不忍让人家姑娘太伤心。

岂知姑娘一听这话更气了，把手里的炒菜锅往这位天楼哥

面前一杵，赌气地道：“好，你吃，我看着你吃。”

这位天楼哥真会安慰人，忙道：“好妹妹，谢谢你！”

伸手就要去接炒菜锅。

玉姐姑娘玉手一缩，皓腕一翻，一锅糊菜倒进了灶旁的泔水桶：“你疯了，糊菜也能吃，不怕肚子疼生病。”

这位天楼哥没来得及拦，一怔道：“可惜了！”

“本来就可惜，暴殄天物，还不都是你，别站这儿让我看了生气，屋里坐着去，茶卤沏好了，自兑着喝，我再给你做！”

转身就去刷锅，嘟囔着又道：“我这是天生的劳碌命。”

这位天楼哥嘴里答应着，脚下可没动，一脸的机灵相，岂会是傻子，这会儿怎么能图现成，大模大样屋里坐着喝茶等吃去。再说陪着这位跟朵花儿似的玉姐妹妹，也绝不是难受的事。

玉姐刷完锅扭回头，一怔：“咦，你怎么不去呀！叫你屋里喝茶去，你没听见。”

“听是听见了，不过，好妹妹，准我在这儿打个下手行不行？”

“男人家没有在厨房待的，打下手越帮越忙，你就别再惹我生气了，要是愿意在这儿站，不怕看脸色，听难听的，你就在这儿站你的。”

口气冷冷的，话是既直又硬的几句，可是姑娘眉宇间的愠意没了。

这位天楼哥就在厨房站了下去，姑娘不但没有半句难听话，而且也没有半点难看的脸色。

站在背后看刚健婀娜的娇躯，看乌油油的大发辮在圆润纤瘦的腰肢上来回晃动，是人生一大享受。

看看姑娘手里的菜下了锅，龙天楼抓住个说话的机会：“玉姐儿，你知道不知道，五叔把我从家里调到京里来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总不会是叫你来玩儿的。”

“这我知道，我向来也不贪玩儿。”

“我不清楚，你还是等爹回来，当面问他吧。”

“玉姐儿，别骗我了，你一定知道的。”

“干吗骗你呀，骗你我有什么好处，还是爹刚送酒回来说起，我才知道你来了。”

这位天楼哥皱了眉：“看样子还挺神秘的，究竟是什么事，用得着这样儿？”

玉姐儿姑娘没再接话，专心炒她的菜。

这位天楼哥站在那儿没动，也没再说话。

霎时，厨房里除了炒菜声以外，宁静一片，再也听不见有人说话了。

姑娘做事灵巧，手脚利落，没多大功夫，一个连一个的菜都盛好放在了灶台之上，色香味俱佳。

这位天楼哥一步跨到：“玉姐儿，捏一口尝尝行不行？”随话手伸了过去。

玉姐儿轻轻一巴掌拍在了天楼哥的手背上：“瞧你馋的，烫！”

玉姐儿用筷子夹了一口菜在小碗儿里，还用香喷喷的小嘴儿吹了吹，往前一递：“吃吧！”

这位天楼哥真吃了，嚼着菜嘴还不闲：“玉姐儿，可没想到，你成了天厨星女易牙了。”

“好了，别捧了，只你吃得顺口就行。别闲着，帮我把菜端到屋里去。”

菜端到了屋里，拾好桌椅，摆好筷子，外带一对儿小巧玲珑的景德细瓷酒杯。

酒杯刚放下，供职巡捕营的五爷回来了，人在院子里就直着喉咙嚷嚷上了：“玉姐儿，菜做好了没有？送酒的客人快到了。”

一句话工夫，他人已到了上房门口，一眼瞧见屋里坐着两个像煞了成对儿的金童玉女，一怔直了眼：“哟，客人比主人先到了。”

龙天楼笑笑说：“我知道家里还有个主人。”

白五爷一脚踏进上房：“我自抬身价，你说对了，家里这位才是真正的。”

“是嘛！”玉姐儿冷冷地把话接了过去：“我要真能当家主事，早就把这种客人撵出去了。”

白五爷一怔：“你们俩这个想那个，那个想这个多少年了，刚见面儿，那个不至于招这个生气，这个不至于这样对那个吧！”

龙天楼笑道：“就因为那个想这个想得厉害，所以才先您一步跑了来，结果那个还真惹这个生了气。”

“呃！真有事？”

“假不了，不是我躲得快，先挨锅铲儿，后挨菜刀，这会儿肉都伴着青菜上桌了。”

玉姐儿“噗哧”一声笑了。

白五爷瞪圆了老眼：“怎么回事儿，说给我听听。”

玉姐儿带笑含嗔，说了个从头到尾。

刚听到尾，白五爷哈哈大笑，震得顶棚簌簌作响：“你们俩呀，还跟小时候似的，怎么一点儿都没改。”

他这里说着话，玉姐儿那里端过了洗脸水，洗了把脸，把手巾往盆里一扔：“小七儿，喝，咱们边喝边谈。”

龙天楼道：“刚回来，您坐下喝口茶歇会儿。”

玉姐儿道：“歇会儿，多少年了，还是那样儿，只能饭等人，不能人等饭，进门儿就得吃。”

白五爷笑了，拉着龙天楼坐下：“丫头，拿我的‘十里梅香’来。”

玉姐儿拿过一坛，开过泥封的那坛，就要斟。

龙天楼笑着说：“五叔，我喝别的吧！‘十里梅香’是大老远专诚给您带来的，别等待会儿我走了，两个坛子都空了！”

白五爷一怔：“两个坛子都空了，小七儿，这是‘十里梅香’啊！”

“我说的也不是别的。”

“你能喝多少?”

“没真算过，反正几坛几坛地喝过，没躺下过。”

“好家伙!”白五爷瞪大了眼：“你可真是你爹的儿子啊！比起你爹来，你青出于蓝——”

“也只是酒，别的不行！”

“有这一样，别的可想而知，玉姐儿，给他别的吧！”

玉姐儿给龙天楼的，是烧刀子。

三杯酒下喉，龙天楼道：“五叔，我问过玉姐儿，您干吗大老远地把我调到京里来，玉姐儿说她真不知道，让我当面问您。”

白五爷的脸色转严肃了，还带着点儿阴霾：“她是真不知道，其实，九城里知道这档子事儿的没多少，谁敢说出去，谁掉脑袋。”

龙天楼、玉姐儿都一怔：“出了事儿了？”

“何只出了事了，出了大事了——”

白五爷轻尝一口“十里梅香”，接着道：“小七儿，我信里交代你那么进城，城门口的情形你也看见了，你应该猜到了几分。”

“五叔，究竟怎么档子事儿？”

“承亲王府的大格格失踪了！”

玉姐儿失声叫道：“承亲王府的大格格失踪了？”

“承亲王现在正得势，极获天眷，炙手可热，大清朝如今除了官家就是他。他的独生女儿失踪了，还得了，一纸密令交到‘五城巡捕营’，不准泄露消息，限期找回大格格来，否则全掉脑袋。统带硬把这棘手差事塞给了我，就这么回事。”

龙天楼显得很平静：“干吗非‘五城巡捕营’不可？‘侍卫营’大有能人在。”

“你怎么知道‘侍卫营’不管，人家暗里管，明里差事交给的是‘五城巡捕营’，万一办砸了，‘侍卫营’不丢人，官家面子上不算不好看。”

“倒霉的是‘五城巡捕营’。”

“官场里就是这么回事，你爹最清楚，你也不会不明白几分。”

“您大老远地把我调到京里来，就是为这档子事？”

“我没辙了，能求谁去，自己人总不至于见死不救。”

“五叔，我爹有七个儿子。”

“谁叫数你小七儿最行。”

“怪不得他们六个自小就不爱亲近您。”

“小七儿，你五叔如今可是热锅上的蚂蚁。”

“您是老公事，您都觉得棘手，京里的情形，我还没摸着边儿——”

“小七儿，我是你爹的磕头弟兄，在弟兄里我行五，你爹天下第一，尽管普天下我排不上第五个，可是我还是你爹的磕头弟兄，不是外人，用不着跟我兜圈子，只一句话就够了：你管是不管？”

“五叔，您刚说的，谁叫您是我爹的磕头弟兄。”

白五爷一杯“十里梅香”仰干：“我算是松了一口气。你最合适，当年你爹跟几大府邸的交情，你应该清楚，几个大府邸里的那些位，也都最喜欢你，你办这件事，比谁都方便——”

“五叔，恐怕您还不知道。”

“什么？”

“临来的时候，我爹一再交代，不许挨这个圈儿，尤其不许碰礼亲王府。”

“那怎么成？”

“五叔，您不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白五爷神色微黯，半晌才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没人比我更清楚了，也难怪，可是这档子事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事，你不挨这个圈子怎么行。”

“您总不能叫我违背老人家的交代。”

“这样行不行，你可以不碰礼王府，但是不能不挨这个圈子，

你干你的，你爹那儿有我说话，到时候他要怪你这个儿子，先舍我这个磕头弟兄。”

龙天楼没说话，过一下才道：“五叔，您知道我的脾气，我不是这儿的人，不受任何节制。”

“行，我答应，还有呢？”

“没有了，就这点要求，至少在您这儿只有这点要求。”

白五爷推杯而起：“走，小七儿，我带你见统带去。”

玉姐儿一下皱了眉：“爹，现在呀？”

“丫头，你爹急成什么样儿你不知道，我巴不得有这么个主心骨啊！”

“五叔，您可别寄望过高。”

“寄望过高？我把你当救星，这后半辈子，这个家，这个女儿全交给你了。”

玉姐儿正皱着眉，一听这话，脸上莫名其妙地一红。

“为什么要去见统带？”

“我的少爷，端人碗、服人管，人家是主官，我是下属，找了你来总得让他认个可。”

龙天楼双肩一剔：“我管这档子事，还得让他认可？”

“小七儿，不是你，是你五叔我，谁叫他是带人的，我是跟他的，冲你五叔这张老脸，好不？”

龙天楼望玉姐儿。

玉姐儿说了句：“天楼哥，我也不愿你受委屈，可是看这情形，只有委屈你了。”

龙天楼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五叔，走！”

爷儿俩一阵风似地出了上房屋。

五城巡捕营跟五城兵马司一样，直属于兼步军统领的九门提督。

所不同的是，兵马司的兵马号衣鲜明，专司守卫五城，而巡